



【初版3刷】

處世錦囊

● 蔡茂雄 / 編注





文化系列

處世錦囊

●蔡茂雄／編注

台視文化公司出版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處世錦囊／蔡茂雄編注，一初版，一臺北市
：臺視文化，民77
面；公分，一(文化系列；A08)
ISBN 957-565-092-1(平裝)

857.16

80001899



TTV 台視與您共創未來

文化系列A08

處世錦囊

◎蔡茂雄／編注

發行人／王家驊

總經理／梁光明

副總經理／朱仰祖

副總經理／方娟娟

業務部經理／方雲珠

主編兼組長／王芬男

企劃／殷登國·康敏鋒

美術企劃／江美玲

副組長／林海澄

業務企劃／陳美玲

業務助理／郭明宗

業務助理／楊幼華

出版／台視文化公司

地址：台北市八德路3段2號11樓

電話：7731665

函購：郵政劃撥01469665

排版／台視文化公司打字組

印刷／中茂分色製版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2252627

裝訂／正華裝訂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2113883

定價／140元

初版／中華民國77年7月

初版三刷／中華民國80年6月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

局版台誌字第0291號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漏印、脫頁、污損，請寄回調換。

ISBN：957-565-092-1

自序

社會像個萬花筒，變化多又複雜。不管是誰，一旦栽進去，起初，看得眼花撩亂，接著祇覺一切迷迷茫茫，不知怎麼辦才好。這時候，如果獲前人的經驗幫助，往往能夠越過橫阻在前面的障礙，到達光明、寬廣的樂土。

「昨非庵日纂」是千千萬萬種前人的寶貴經驗，它是本筆記小說，計二十卷，是明人鄭瑄利用公餘閒暇，撮取「正野諸史、名人正士之嘉言懿行，可為後學模範者」（見「昨非庵日纂」提要）經多年累積，編輯成冊。

它成書的目標和一般勵志書籍相同，都是為了：「增進道德，正人心，回世運」。不同的是，一般勵志書籍多理論敘述，較偏向教條式灌輸，而它多採摘自歷代史實、軼聞、掌故、雜記，故事性既濃，可讀性相對提高，無形中顯得生動活潑、容易引人入勝。

「昨非庵」是鄭瑄在白下（古地名，本在今江蘇省南京市西北，又名白石阪。唐高祖武德年間，改金陵為白下，所以白下也是南京市的別稱。）為官時，官衙中書齋的名字。在「自序」中，他曾經為書齋取名「昨非庵」作了說明：

「使余而知昨之為非也，余則益矣；使余而令非之猶昨也，余滋懼矣。雖然，即使非不能遠異於昨，而何可使昨而不知為非也；若謂昨非而今是焉，則余豈敢。」

乍看，或許會認為鄭氏這番想法是受陶淵明「歸去來辭」中：「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的影響；不過如深入剖析，還是可以發現它是曾子說的「吾日三省吾身」（「論語·學而篇」）精義的發揚罷了。因為陶淵明是對俗世失望、覺悟從前爲了生活，到彭澤做縣令是錯誤的決定，所以決心放棄功名、回故鄉柴桑隱居。而鄭氏不一樣，雖然借用詩句作齋名，但沒有要學陶淵明隱逸的意思，祇是用它來警醒自己，隨時矯正過錯、提升品德而已。

關於鄭瑄的生平，世人知道的並不多。但從當時人爲「昨非庵日纂」作的序中，可以獲得一些資料：他是晚明人，字漢奉，號昨非庵居士，曾經在白下任度支（掌管貢賦租稅、歲入歲出工作，相當於今之財政工作），喜讀書，有文名。

又從許豸（音出）和陳繼儒爲「昨非庵日纂」作的序文，可以推斷鄭瑄成書的時間在明思宗崇禎四年（公元一六三一年）夏天。由於出版後，反應很好，所以他又在明思宗崇禎八年（公元一六三五年）完成續編。

本書所選，大約是原書的十五分之一，除儘量選有故事性又可作爲處世參考的篇章外，並加「注釋」和「語譯」，作爲同好研讀時的參考。至於「賞析」，則是筆者一得之愚，尚請博雅指正。

蔡茂雄序於玉成陋居

◎自序	德政	2
第一章	操守	20
第二章	積德	36
第三章	孝道	48
第四章	教子	54
第五章	處世	62
第六章	率真	72
第七章	靜觀	80
第八章	惜福	92
第九章	肚量	106
第十章	慈愛	116
第十一章	口德	122
第十二章	反省	128
第十三章	守雌	134
第十四章	解紛	142
第十五章	悔過	148
第十六章	人情	154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風水	160
第十九章	隱逸	166
第二十章	果報	174



於惟郎中寔
更恭竭乃
傳宜孔
忠召自勵貢
帝用嘉之顯
拜殊特

德政

蒲陽一寺建大塔，工費鉅萬。^①

或告陳正仲曰：^②「當此荒歲，興無益土木，公盍白郡禁之！」

正仲笑曰：「寺僧能自為塔乎？莫非傭此邦人也。歛於富家，散於饑輩^④，是小民藉此得食，而贏得一塔也。當此荒歲，惟恐僧之不為塔耳！」

〔注釋〕：

- ①鉅萬：幾百萬，形容數目很多的意思。 ②陳正仲：宋人陳謙（音勿尤），字正仲，號雲岫（丁一义）老人，曾官殿中侍御史。學問淵博，文章典雅。 ③荒歲：荒年。因為水、旱、蟲災以致五穀收成不好的年歲。 ④饑輩：貧窮人家。饑音「口」。

〔語譯〕：

蒲陽地方有間寺計畫興建一座高塔，工程費用須好幾百萬兩。

有人把這件事告訴陳謙說：「在這荒年，還興這些沒有用的土木。您為什麼不告訴郡守，禁

止他們興建？」

陳讜笑著回答：「寺僧能自己建塔嗎？還不是請本地人建。無形中，他們會把取自富人的錢，拿出來散發給窮人，這樣一來，不但人民有東西吃，而且本地也賺了一座塔。所以在這荒年，我最怕寺僧不建塔，怎麼會加以阻止。」

〔賞析〕：

會活用的人，就算一粒沙、一片瓦，在他眼中都是寶。不會活用的人，就算滿坑滿谷的金玉堆積在眼前，他也會把它們當作糞土。寺僧建塔是這樣，讀書、求學還不是這樣。陳讜所以高明，問他話的人所以平庸，分界線也在這裡。

趙清獻公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踴貴，饑死相望。

諸州皆榜衢路，禁人增米價。公獨榜通衢，令有米者增價糶之。於是米商輻輳，米價更賤。

凡物多則賤，少則貴。不求賤而求多，真曉人也。

〔注釋〕：

①趙清獻：即北宋衢州西安（今浙江省衢縣）人趙抃（音勺一、弓）（公元一〇〇八年至公元一〇

八四年）字閱道，號知非子、高齋居士。宋仁宗景祐年間任職殿中侍御史，由於趙某為官公正，祇要有人犯法，不論是誰，是何種身分地位，他都提出彈劾（音「亡」），所以當時人尊稱他為「鐵面御史」。「清獻」是他的諡號（死後追加的名號。諡音「尸」）。著有「趙清獻集」。

②知越州：知州即「知州事」的簡稱，古代官名，為一州的長官。越州為州名，舊治（地方長官的駐在地）在今浙江省紹興縣。

③兩浙：宋太宗至道三年（公元九九七年）定全國為十五路，兩浙是其中之一；它的轄區包括今浙江省全部及江蘇省東南部，統領十四州、二軍（宋代的路，相當於明清的省，下設有府、州、軍、監、縣等行政區域）。

④踴貴：物價上漲，不停攀高。

⑤榜：在牆上張貼公告，通知民衆。這裡當動詞用。

⑥衢路：四通八達的道路。衢音「口」。

⑦輻：賣出穀物。音「么」。

⑧輻輳：本來指車輻（車輪中連接輪和軸的直木）聚集在轂上（車輪中心穿軸的圓木，音「又」）。後用來形容人物聚集和稠密的情景。「輳」本作「湊」，音「又」。

⑨曉人：明白事理的人。

〔語譯〕：

趙抃任越州長官時，有一年兩浙路一帶又旱災又蝗災，米價不停地漲，變得很貴，餓死的人一個接一個，觸目皆是。

別的州官都在大馬路上張貼禁止哄抬米價的公告，祇有趙抃不同，他在大馬路上張貼准許米商加價出售的公告。不久米商們爭相把米運到越州來，使得當地的米價反而比災前便宜。

東西多了，價格自然便宜；東西少了，價格自然貴。所以趙抃不要求米商降低價格，但設法

鼓勵他們拋售，而求得更多糧食的構想是對的，他真是位明白事理的人啊！

〔賞析〕：

無論古今中外，凡是能夠兼顧各種團體利益的人，一定獲得衆人之擁戴。別的州官，祇知用法禁、犧牲商人團體的利益來解除災民痛苦的政策，顯然不受商人歡迎，所以效果不好；而趙抃深知人性，又瞭解市場價格自然調節的道理，先用「高價位」為餌，滿足商人團體的逐利心理，再用誘釣到的糧食填飽災民的肚子；結果商人雀躍，萬民歌頌。朝廷、趙抃很自然地也得到一分應得的「利益」。

葉公南巖刺蒲時，有羣閹者訴於州。一人流血被面，腦幾裂。公見惻然^①，時家有刀瘡藥^④，公入內自搗藥^⑤。令舁^⑥至幕廡^⑦，委謹厚解子及幕官曰^⑧：「善視，勿令傷風。此人死，汝輩責也。」其家人不令前。乃略加審覆，收仇家於獄，而釋其餘^③。

友人問故，公曰：「凡人爭鬥無好氣。此人不即救，死矣。此人死，即償命一人。寡人之妻^①，孤人之子^②，又干證連繫^③，不止一人破家。此人愈，特一門毆耳。且人情欲訟勝，雖骨肉亦甘心焉；吾所以不令其家人相近也。」未幾人愈，而訟遂息，保全數十人焉。

〔注釋〕：

- ① 刺蒲：在蒲州為刺史。刺，本來指刺史，是名詞，這裡作動詞。蒲州，舊治在今山西省永濟縣。
- ② 群閔者：打群架的人。閔音尸又乙，拿武器打架而發出的聲音。
- ③ 惘然：心中不忍的樣子。惘音亡。
- ④ 刀瘡藥：即刀創藥，治刀傷的藥。「瘡」通「創」，音尸又尤。
- ⑤ 擣藥：春藥。擣音勿又。
- ⑥ 昇：兩個人一起抬一件東西。音尸。
- ⑦ 幕解：官署。解音尸一廿，又音尸一廿。
- ⑧ 謹厚：謹慎忠厚。
- ⑨ 解子：官差。
- ⑩ 幕官：官署中辦理文書或其他助理的人員。
- ⑪ 寡人之妻：讓別人的妻子失去丈夫。寡，老而無夫的意思，這裡當動詞。
- ⑫ 孤人之子：讓別人的孩子失去父親。孤，幼而無父的意思，這裡當動詞。
- ⑬ 干證：和訴訟案件相關的證人。
- ⑭ 連繫：牽連。

〔語譯〕：

葉南巖在蒲州任刺史時，某天有打群架的人扶個血流滿面，腦袋幾乎裂開的傷者到州裏投訴。他看到了，心頭很不忍，剛好家中還有刀傷藥，他不但趕快進去替傷者搗藥，同時下令把傷者抬到官廨裡，派忠厚謹慎的官差及幕官加以照顧；並且吩咐說：「好好照顧他，不能讓他受風寒。萬一這個人死了，你們可要負責！」除這樣交代，他還不讓傷者的家人靠近。經稍事審問查證後，只把傷者的仇家下獄，其餘的人都釋放。

當友人問他這樣處理的原因，他說：「凡是人爭吵打鬥時，一定沒有好性子的。這個人不馬上救，非死不可。他死了，有人要償命。如此一來，妻子失去丈夫，孩子失去父親，加上許多牽

扯上的證人，恐怕家庭破碎的就不止一人了。如果這個人好了，今天的一切，只算是一件普通鬥毆的案子。而且，有些人會為打贏官司，連犧牲骨肉也心甘情願，所以我不讓傷者的家人靠近他。

沒多久，那個人的傷勢好轉，訴訟於是停止，也保住數十人的家庭。

〔賞析〕：

葉南巖處理蒲州人鬥毆案子的手法，真可作為俗話：「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的最佳註腳，因為他在處理這案子的過程，突顯了兩點和一般人不同的特色：

一、他不但關心傷者，替傷者搗藥治療，也關心兇手及其家人會不會因小小的鬥毆案子落到家庭破碎的地步。在這分愛心催動下，他放棄「報復」的原則，改採癒合傷口，使雙方的痛苦、傷害降到最低的實際作法。

二、我國古代農民有興訟的習慣，黃仁宇先生在「萬曆十五年」一書中有翔實的敘述：「在我們這個古老的禮義之邦裏，絕大多數的農民實際上早被列為頑民愚氓……即渾渾噩噩，又狠毒狡詐，易於衝動。日常生活中為小事而發生口角已屬司空見慣，打架鬥毆以致死傷，也時有發生。糾紛的一方有時還憤而自殺以傾陷仇家；即或由於病死，家屬也總要千方百計歸之於被毆打致死。海瑞在做縣令的時候，有一次下鄉驗屍，發現村民竟以顏料塗在死者的身上來冒充血跡。這些殘酷的做法，除了洩憤以外，還因為訴訟一旦獲勝，死者的家屬就可以取得一部分仇家的產業。

」（第五章海瑞——古怪的模範官僚）

所以接到報案，葉南巖馬上做出保住傷者生命的反應。事後證明，他的反應正是解決這案子的關鍵。如果他稍稍猶豫，傷者不治，這案子會像團死纏在一起的線，就算好不容易解開，雙方早受到很難估計的傷害。

「論語·顏淵篇」云：「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審理訴訟，我同別人差不多；一定要使訴訟的事完全沒有才好。）

雖然孔子沒有在文中告訴我們「無訟」的具體方法，可是從葉南巖的案例，可以領悟到一些。惟一需要謹慎的是：沒有他的睿智，愛心，和周密的思考力，最好不要動不動把「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掛在嘴邊，而成為埋了頭、露出尾巴的鴛鴦。

齊人攻魯，由單父。單父父老請曰：「麥已熟矣，請任民出穫，可以益糧，且不資寇。」三請而宓子不許。

俄而齊寇攘麥，季孫使人讓之。宓子感然曰：「今茲無麥，明年可樹。若使不耕者穫，是使民樂有寇也，其創必數世不息。」

季孫聞而愧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於救世似迂，於持世甚大。」

〔注釋〕：

①齊人攻魯句：齊國、魯國，是我國春秋時代（公元前七二二年至公元前四八一年）的兩個諸侯。兩國因為地緣關係，常常發生爭端。②單父：邑名，屬魯國，故城在今山東省單縣南。單音尸父。父音「ㄨ」。③父老：敬稱地方上年長的人士。④麥熟：根據蔡邕「禮記·月令章句」的說法，百穀以初生那段時間為春，成熟那段時間為秋。麥子既然在孟夏成熟，所以孟夏（陰曆四月）又稱麥秋。⑤資寇：助敵的意思。資有助、給的意思。⑥宓子：即宓不齊，春秋時魯國人，字子賤。根據「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記載，他是孔門弟子，小孔子四十九歲（「孔子家語」說小孔子三十歲。）當時是單父宰。宓音「ㄨ」。相傳漢人伏生是他的後代，所以宓又作伏。⑦攘麥：取走麥子。⑧季孫：魯國的權臣季孫氏。魯莊公繼位後，有三個弟弟，名慶父、叔牙、季友，都是大夫，也就是歷史上有名的孟氏、叔氏和季孫氏。因為三家都是魯桓公的後代，所以又稱「三桓」。其中季孫氏季友曾經幫助魯僖公（莊公子）即位，頗有勳勞，因此三桓中，以季孫氏的權勢最大。⑨讓：責備。⑩感然：憂傷的樣子。感音「ㄍ」。⑪可樹：可植，可種的意思。「可」字，有些書印作「何」，是錯誤的。⑫創：傷害的意思，音「ㄨ」。⑬忍見：能見。⑭於救世似迂句：意思是從挽救天下危難方面看，宓子賤的這種作法好像很迂腐。迂，不通世事，拘泥原則，不知變化，音「ㄩ」。⑮於持世甚大句：意思說：從保護天下善良風俗方面看，宓子賤的這種作法，是有很大影響的。

〔語譯〕：

齊國大軍攻入魯國，路經單父城。單父城的父老們眼看情況緊急，就向邑宰請願說：「田裡的麥子成熟了，請允許大家出城搶割，這樣一來，既可以增加城裏的糧食，並且可以避免被敵人利用！」雖然父老一再請願，邑宰宓子賤就是不允許。

不久，齊人果然掠奪了城外的麥子。季孫氏聽到消息，派人到單父城來責備宓子賤。宓子賤憂傷地答辯說：「今天我這樣做，雖然損失麥子。但是麥子明年還可以種啊！如果讓城裏不耕種的人，平白跑到田裏收割別人的麥子，無形中，會養成人民喜歡敵人來犯而使自己不勞而獲的心理；這裡頭的壞影響，歷經幾代也無法消除。」

季孫氏聽到宓子賤的說法後，很慚愧地說：「如果地上有個洞，我一定鑽進去。我那裏還有臉見宓子啊！從挽救天下危難方面看，宓子賤的作法，似乎很迂腐；可是從保護天下善良風俗方面看，宓子賤的作法，是有很大影響的！」

〔賞析〕：

剛讀完這段故事，相信一般人會有和當年季孫氏一樣的反應，祇知道驚讚宓子賤的高瞻遠矚，而忘了堅壁清野也是對付強敵非常有效的策略。

等汹涌激盪的心潮平靜下來，又逐漸看清一個事實：如果人民有宓子賤的想法，任憑敵人到處掠奪麥子……齊人的軍力大增，魯國非亡不可。則宓子賤不顧現實的「高瞻遠矚」，真迂！

但宓子賤真迂嗎？好像又不是。因為從季孫氏事後認同宓子賤的說法判斷，顯然魯國沒有受到太大傷害。